



ラストレター

最后的信



[日] 岩井俊二 著

果露怡 译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最后的信

〔日〕岩井俊二著 果露怡译

ラストレター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最后的信 / (日) 岩井俊二著 ; 果露怡译. --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9. 8

ISBN 978-7-5411-5458-4

I. ①最… II. ①岩… ②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45860 号

Copyright © 2018 by Shunji Iwai

版权登记号: 图进字 21-2019-312号

ZUI HOU DE XIN

最后的信

[日] 岩井俊二 著 果露怡 译

责任编辑 邓 敏

装帧设计 付诗意

责任校对 汪 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28mm×184mm

开 本 32 开

印 张 6.75

字 数 120 千

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458-4

定 价 55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联系 021-64386496 调换。

目次



第八章	第七章	第六章	第五章	第四章	第三章	第二章	第一章
幽会	校舍	婆婆	饲养	裕里	邮件	同窗	送葬
0 9 5	0 8 5	0 7 5	0 6 6	0 5 2	0 4 2	0 1 9	0 0 2

第十七章	第十六章	第十五章	第十四章	第十三章	第十二章	第十一章	第十章	第九章
遗书	信函	神社	故交	秘密	小说	老人	追忆	通信
1 9 9	1 8 6	1 7 3	1 5 7	1 4 0	1 2 8	1 2 1	1 1 2	1 0 3

未咲收：

这个故事始于你的死亡。

那些你曾深爱着的人们，那些同样爱你的人们，
这是你身边那些可爱人们的，一段夏日故事。

同时，也是那个夏日里，我自己的故事。

就当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封信吧，

写给已经启程前往天国的你。

第一章 送葬



去年七月二十九日，你离开了人世。

三周之后的八月二十三日，我才得知你的死讯。

从你妹妹裕里那里听闻噩耗的瞬间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根本无法思考。说真的，直到现在我还没能完全消化。你已死的事实，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深重的打击。我怀着依旧不能平复的心情，开始写这本小说。等完成之后，不知我是否已能找回些许安宁，是否已能面对你的死亡。

七月二十九日你过世那天，我开着面包车，后面载着鸽笼，去了晴海码头，参加给一艘开往神户的渡轮举行的出港仪式。那是艘有些特殊的包租渡轮，据说一群东京都

内的美容师在上面开慰劳会，这种活动会专门配上铜管乐队演奏和鸽子放飞仪式。我提供鸽子，负责配合铜管乐队的演奏在起航时放飞。工作本身毫无难度，只需要打开鸽笼的盖子就行。笼里的一百只鸽子一拥而出，绕渡轮一周之后飞走了。在甲板上观看的美容师们发出一阵欢呼。我把空笼子又堆回车上，跟承办方的负责人打过招呼就回了公司。那是家位于东中野的小公司，名叫“东京白鸽组”，在一栋三层楼房的屋顶建有鸽棚，那就是鸽子的窝。鸽子有归巢的本能，不只是东京二十三区的范围，无论从多远以外放飞，都一定会回到此处鸽棚。

“东京白鸽组”的社长自称鸠三郎，有五十年鸽龄。正式职员只有他的儿子阿进和会计前畑两个人。阿进姓木村，所以社长的“鸠”应该不是真姓。前畑会计是社长夫人的妹妹。而我，则是这家家族式公司难得雇佣的临时工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在庆典策划公司打工，结识了这家公司的社长。他提出人手不够，让我帮忙，我就每周几次去做零工打扫鸽棚，结果不知不觉成了专属员工。在庆典策划公司更容易拓展人脉，对小说家而言，要想给作品弄些知名人士的评语，这是个攀交情的宝贵机会。放弃那头的工作专心养鸽子没有任何好处，不过看它们每天都活得全力以赴，我便也逐渐醉心于此。鸽子也并非放出去多少就能

回来多少，有时候看起来不太精神的被放出去，结果就没回来。这时我就会更铆起劲，心想着必须严格把关它们的日常生活环境才行。不过既然是以专业身份在养鸽子了，自然会希望它们有紧致的肌肉和整洁的羽毛，能够矫健地展翅翱翔。说是救人反被拉下水吧，好像又不太对……不知有没有合适的谚语能形容这种情况……就好像奥斯卡·王尔德的童话《快乐王子》里那只燕子。总之就是本来完全不感兴趣的一件事，硬是被拉入伙，拖下水，等回过神来却已经成了人生的头等大事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了养鸽子的。

我这一干就是十年。不过社长的公子长大之后也成了鸽迷，等他子承父业，需要用我的机会就锐减了。为了维持生计，我慌忙到处兼职，结果打各种零工就成了我现在的职业。

解释得有些啰嗦了，总之，七月二十九日那天，我久违地接到“东京白鸽组”的委托，去了晴海放鸽子。那天的东京台风刚过，一片晴朗。湛蓝的天际万里无云，一群白鸽展翅而去。那一刻，我或许该有某种莫名的预感，或许该有背脊一凉的感应。或者至少应该想起宫泽贤治为了哀悼亡妹登志所作的其中一句诗：

八丈白鸟巨，
厉泣悲鸣啼，
带露赴朝晖。

如果我只是过客，偶然看到那群白鸽，或许会蓦然驻足，油然而生某种既视感吧。然而很遗憾，我是养鸽子的，回了事务所，给那群鸽子喂饲料就是我的工作。飞翔于明媚天空的白鸽，对我来说也只是再寻常不过的景色。说起来，连这也是个遗憾。

又或许，说不定那片青空就是你送给我的礼物。那片天，真的湛蓝到心颤。甚至让人忍不住感叹，天空的确就是宇宙。

那一天，不同于晴海码头的晴空，东北地区台风还在逗留，暴雨瓢泼。后来听裕里说，他们是顶着暴雨在找你。那天傍晚，在上神峰神山的杂树林里，发现了倒在樱花树下的你。夏季染井吉野樱的墨绿树叶郁郁苍苍，仿佛在为你遮风避雨。可你的身体还是湿透了，裕里伸手摸你，你冷得像冰。

我查了当时的天气，后来台风北上减弱成热带低气压，官城县一带甚至是万里无云的大晴天。第二天也是晴天，不过再往后就变天了，第三天下午就下起大雨。

八月一日，是你的遗体告别仪式。裕里说，只有寥寥几个亲属和相关人员到场吊唁你。下屋敷的殡仪馆，那天只办了一场葬礼。

祭坛上摆着你的遗像，照片只有年轻时候的，简直就跟鲇美一个样，几乎难以区分。甚至有出席者被鲇美吓了一跳，还以为是你的幽灵。你的女儿跟你如出一辙到这种程度。不过吓到他们的或许还有其他理由。到场亲属中的大多数，其实从没见过你的孩子们。

岂止没见过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你还有孩子。

鲇美和瑛斗。

鲇美现在高三，瑛斗在读小学五年级。

虽说孩子们跟外祖父外祖母一起生活，不过母亲到底是他们无可替代的依靠。可你死了，这将是多么大的打击。整个葬礼上，你儿子瑛斗都在无精打采地玩手机。你的女儿鲇美表现得很刚毅，一滴眼泪都没掉，不过那坚强的模样反而让人心痛。

裕里的女儿飒香陪着鲇美。飒香读初中三年级，是个独生女，平时就把鲇美当姐姐一样黏着不放。

遗体在葬礼当天早上就火化了，告别仪式上摆放的不是棺材，而是骨灰盒。这是当地最近兴起的习俗。等烧完香，葬礼就算办完了。守灵和告别仪式的差别化，或者说

简略化——就连短短片刻对死亡的哀悼，也在逐渐被时代的变迁削减。

之后，一行人去了附近的料亭吃丧宴，不过裕里他们还有工作，饭前就和大家道了别先走一步。你的孩子们也一起坐岸边野家的车回去了。毕竟，虽然是丧宴，喝了酒难保不调笑，说不定还会开起过火的玩笑。裕里这么做，也是不想让孩子们听到大人的那些言谈。

下屋敷离你家的车程还不到十分钟，裕里的丈夫宗二郎开车。

还算不上傍晚，老家的屋里已经一片昏暗。裕里进厨房烧水泡茶，和宗二郎两人歇了口气。瑛斗窝在沙发里，只顾玩手机游戏。从儿童房传出了飒香的嚷嚷，她似乎正在和鲇美说话，不过随后就走出房间，拿起了桌上的点心。

“洗手了没？”

做母亲的条件反射地问女儿。

而鲇美呢，一直不见她从房间里出来。裕里忽然有些担心，就打开儿童房的门看看情况。曾经这也是裕里自己的房间，充满了她从小直到成年的回忆。没想到房间里很明亮，往窗外看去，正好海面方向的云微微散开，透下了阳光。那景象太过肃穆，鲇美正站在窗边，远远眺望着。不，

简直就像她要被带走了。裕里不自觉地从身后抱住鲇美，而且越搂越紧，直到察觉鲇美难受的样子，才赶紧松了手。

“啊，抱歉，抱歉。”

鲇美的表情十分空洞，好像有些心不在焉。

两年前，你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仲多贺井的老家。裕里回忆道，从那时起你的精神状态就始终不稳定，似乎在不停责备自己。假如你真的始终活在自责中，我会忍不住想，那将是何等痛苦的人生。

裕里和你睡过的上下床现在归了孩子们，你用的被褥整齐地叠放在房间一角。听说这几年你的病情恶化，一直独自住在最里面的房间，不过近来好转很多，就在儿童房打起地铺，一家人睡在了一起。最后一个晚上，你肯定也听着两个孩子睡梦中的呼吸吧。

为什么，你要抛下他们俩？

裕里懊恼地咬着嘴唇。

被褥一旁是孩子们的书桌，桌上暂时放着你的骨灰、遗像和花。裕里本来想把这些东西放到父母的卧室，那里面有佛堂。不过到底是谁搁在这儿的？骨灰和遗像不是鲇美和瑛斗在拿吗？如果东西是他俩放的，说不定是希望你留在身边，擅自挪动恐怕不太好。

“这些东西怎么办？不能就放书桌上吧。”

裕里故意问，鲇美并没回答，只是始终将视线落在遗像上，仿佛在教育她这种小事现在不值一提。不好意思，成年人就是满脑子这种无聊的小事。裕里心里嘟囔着，重新开始琢磨怎么安放。她在家里四处打量，寻找合适的道具，正好看到佛龕旁边放着盂兰盆节的摆设。她借走一个安置佛像的台座，用黄瓜和茄子做成的动物重新装饰了佛龕的空位。裕里正要回儿童房，却看见鲇美若有所思地抱着你的骨灰，进了“里间”。那是你病重时住的房间。

“你想放那儿？”裕里问道。

鲇美轻轻点头。

房间一角正合适放借来的台座，铺上白床单，摆上骨灰和遗照，就成了像模像样的祭坛。鲇美放上花，裕里从佛龕借来一堆东西，都摆到了祭坛上。

点上蜡烛，三两下弄好的祭坛还挺气派。香炉旁边，不知何时多了只白色的信封。多半是鲇美放的吧。裕里知道那是什么。

那是你的遗书。

信封正面写着“鲇美、瑛斗收”，背面是“母字”，不过还没拆封。其实裕里也好奇里面写了什么，但她尊重鲇美的意愿，等她愿意开封了再说。

裕里重新面向祭坛，和鲇美一起上了香，二人双手合十。或许是注意到轻轻的铃声和线香的气味，飒香也进了房间。

“真的跟鲇美一模一样，好像双胞胎。”飒香望着遗像的照片低喃道，“就像转世一样……”

飒香边说边给小祭坛上了香。

好吧，虽然把鲇美和瑛斗送到了家，可是又不放心把他们单独留下一走了之。裕里琢磨着父母吃完饭恐怕很晚才能回来，正为难该如何是好，没想到她的女儿飒香提了这样一个建议。

“我很担心鲇美，想陪着她，放暑假这段时间能让我住下来吗？”

裕里惊讶地眯起眼，没想到女儿能考虑得如此周到。加上鲇美也说希望有飒香做伴，事情就这么定了。这下，瑛斗不乐意了。

他说：“那我要住姨妈家。”

“干吗，嫌我碍事啊？”

“又碍事又烦人还很臭。”

瑛斗嘴上毫不客气，飒香也火冒三丈。最终，众人决定飒香和鲇美一起住，瑛斗去裕里家过暑假。

临走时，鲇美拿来一封信。起初裕里还以为是你的遗

书，小小抽了口凉气。接过来一看，信封已经开了，正面写着“远野未咲收”，背面是个陌生名字和“仲多贺井中学毕业生”的落款。裕里取出信封里的东西看。

“是同学会的请柬啊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裕里和鲇美看向小小的卡片，是仲多贺井中学1988届毕业生庆祝毕业三十周年的同学会请柬，上面写着日期和举办地点。

时间是下个周日。

“难不成，姐姐是不想参加同学会？”

裕里本想开个玩笑缓和气氛，鲇美却毫无反应。也许拿母亲的死开玩笑反而伤害了她，或者这话说得太不谨慎，裕里后悔不该口无遮拦。她对鲇美总是忍不住提心吊胆、如履薄冰。虽然心里很不自在，却又没法打破隔阂。

裕里将鲇美托付给女儿飒香，让瑛斗坐上汽车后座，和宗二郎一起离开了仲多贺井的老家。

归途的汽车里，裕里问瑛斗离开姐姐会不会寂寞。

瑛斗却说：“不会啊，反正那边 Wi-Fi 信号不好。”

看他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跟平时没什么两样，反倒让人担心。裕里在想，也许瑛斗还难以接受母亲的死亡，你不在，可那个家里还留有你的气息，所以他才待不下去吧。